

| 欲望似火，既能毁灭人，也能净化人 |

Jennifer Haigh

HEAT & LIGHT

备受瞩目的《纽约时报》现象级畅销书
震撼百万读者的自省之书

美国亚马逊年度推荐图书

横扫《华盛顿邮报》《奥普拉杂志》《书单》等
各大推荐榜单

热与光

Heat & Light

[美] 珍妮弗·黑格 著

李家隆 译

对于环境、人性、欲望的深沉思索

 四川人民出版社

热与光

[美] 珍妮弗·黑格 著

李家隆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热与光/ (美) 珍妮弗·黑格著; 李家隆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220-10316-2

I. ①热… II. ①珍…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7882 号

HEAT AND LIGHT, Copyright © 2016 by Jennifer Haigh. Further, Publisher shall print on all copies of th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Publisher the following credi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cco,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Publisher may also provide credit to the translator. Publisher shall take all action required to secure copyright protection in the Translation in the name of Publisher.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7-662

RE YU GUANG

热与光

[美] 珍妮弗·黑格 著
李家隆 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内文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陈欣
张妮
戴雨虹
林泉
李剑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自贡市华华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208mm

印 张

13

字 数

361 千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10316-2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中文版序

2016年的秋天，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我和另外九位外国作家受上海市作家协会的邀请，作为嘉宾一起前往上海，在那里写作、生活了两个月。在上海的旅居日子如同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爱上了上海这座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国际大都会。受邀前往上海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对我而言，这机会到来的时机更是完美。那时，我刚刚得知了我最新的一部小说——《热与光》的中文版将要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我的书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

《热与光》讲述了一个关于美国小镇在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冲击而被改变，变得更好也变得更糟的故事。小镇叫“贝克屯”，镇上的居民世代都居于贫困之中。2010年，天然气行业涌入镇上，给予了每个居民新的机会，以及富裕与繁荣。

尽管《热与光》一书中的事物都是生活在世界的另一端的，但是我相信中国的读者们能够体会书中的人们对生活抱有的担忧。书中的人物都是些普普通通、努力工作以期摆脱贫困生活的普通人。他们——贝克屯的居民——的愿望和每个人的愿望并无不同：想要为自己的孩子谋求一个安全的未来，包括富裕繁荣的社会状况，包括清洁的水源、土地以及空气。

中国的读者，想必能够理解贝克屯居民的这种担忧。中国近年来

的经济增长速度之快，堪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在我旅居上海期间，我为我们两国之间具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而感到惊讶。中国、美国，都是经济上的超级大国；都有着体量大、复杂且快速变化着的经济状况。而且，我们都面临着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好环境这一挑战。

当我正在和上海这座城市“热恋”时，我自己的国家正处于总统选举期。在上海，美国大选可谓是一个超级热门的话题。彼时，在向我的中国同事们阐述唐纳德·特朗普的观点时，我总是感到别扭，因为我个人是认为，这位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宣言和政策——尤其是在环境保护方面——是不明智的、危险的。在创作《热与光》的那个时候，我完全想象不到我的国家会这么急迫地公选出这样一位视经济增长高于一切，不顾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而提出要将国家环境保护局——美国政府中负责保护国家自然资源与环境的部门——取消掉的总统。

在我写这篇“序”的时候，特朗普总统正在宣誓就职。对于美国而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而在这个新的时代，《热与光》中所涉及问题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急迫与重要。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热与光》。

珍妮弗·黑格

2017年1月20日

献给罗布·阿诺德

我们关于能源政策的决定将会是一场对于美国人民的民族个性、总统的执政能力、国会的国家管理水平的测试。这项困难的工作将会是一场事关道义的战斗。

——美国总统 吉米·卡特

1977年4月18日

窃窃私语，来自地球这片土地之下，
来自洞穴和圆形坑洞，来自碗中满溢着的黑暗。
顺流而下，我们在还是幼龙的时候，在那里赤足奔跑。

——缪丽尔·鲁凯泽^①

^① 缪丽尔·鲁凯泽（1913—1980），美国诗人，社会活动家。诗歌内容主要关于平等、女权、社会正义、公正、犹太教等题材。此诗题为《来自地球这片土地的窃窃私语》。（本书所有脚注为译者注）

热与光

现在，过去的故事已逝。曾亲眼见证过那一切的人都已不在人世。阿达·蒂博多，住在撒克逊庄园里的唯一一位百岁老人，在她的记忆里，那个故事曾被反复讲述，在采矿营地摇曳的烛光下，在这个国家还未电气化的久远年代里。

阿达在童年的时候曾从她的祖母，那位如族中其他女性一般长寿的老人那里听过这个故事。她描述的是距今近两百年以前的这里，在贝克兄弟到来以前，他们在山谷里开采出的第一座煤矿以前，在他们把一整个小镇冠以自己的名字以前。

阿达的家族来自两个县以外的地方，那里曾经是塞内卡人^①的自治领，宾夕法尼亚联邦^②一度决定将那片土地交给“玉米种植者”酋长^③管理，但没过几年州政府便改变主意，收了回去。随之而来的白种移民是伐木工、法属加拿大人和苏格兰-爱尔兰人。他们建立起了教堂和锯木厂。他们的邮局和贸易所看起来简陋异常，像是舞台布景，似乎一旦做完了伐木工作，就可以将它们拆开来，然后带往别处去重新组装。

① 塞内卡人，北美印第安部落之一，分布于今纽约州西部和俄亥俄州东部。

② 宾夕法尼亚联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正式称呼。

③ “玉米种植者”酋长（生卒年不详），塞内卡人，美国著名印第安部落酋长，曾参与法印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其本名为约翰·阿比尔。

这是个小镇，一个不值一提的无名小镇，直到那个“上校”来到。

上校乘每周从匹兹堡发两个班次的邮政马车来，坐在后座，穿着城里人的衣服，是个并不年轻的高个外乡人。他在贸易所楼上租了间屋子，雇用了一辆四轮马车去往派恩溪，去拜访一个住在那里的农夫。接下来，据马车夫讲，他看到上校跪倒在派恩溪的河床上，四处勘探，还往玻璃瓶子里灌满了溪水。这让马车夫一时间成了镇上的名人。毕竟，在这没人拜访、无事发生、无可纪念的小镇上，除了满是异味的空气，更无其他新异事了。

那种臭味像是从派恩溪传来的——是什么东西正在燃烧着所发出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什么东西早已燃尽后留下来的余味。

和其他地方相比，宾夕法尼亚之意义不在地上，而在地下。

在那个年代，石油被认为是一种地方公害，是一种泛着恶臭的黑泥，在河床下蠕动，像谣言败坏所有耳朵一样污染所有与之接触的事物：农夫的外套、母牛的皮、孩童的鞋。有魄力的镇民试图找到利用它的方法。在锯木厂，工人把它当作润滑剂来使用。镇上的医生相信石油有医疗价值，但对其医疗价值何在却一无所知。

在派恩溪沿岸，德雷克上校^①开始动工了。一座木制的高塔被建造完成。上校雇佣的那个帮手，当时大家只知道他叫“比利叔叔”，在集市里四处出没，购买下大量的工具和绳索。

那座木塔的外形有如刽子手的绞刑架。镇上的嬉皮士们称之为“公鸭之蠢”，这名字传了开来。上校的疯狂连同天气和木价，成为镇上工人的日常谈资。直到上校的钻井开始喷发。

小镇一夜之间翻天覆地。大量外乡人的到来，让镇上人忙坏了手脚。木制石油钻井如速生丛林一般接连拔地而起。找到石油成为镇上每个人的谵妄狂想。专业的“嗅油者”沿路爬行，希望寻获石油的一缕芳踪。探矿术被频繁使用，占卜棒在手中摇摆不休。^②

① 德雷克上校（1819—1880），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个使用钻孔机开采石油的人。德雷克是其姓氏，与“公鸭”（drake）一词拼写相同。

② 当时美国流行借由神秘学的方式——探矿术来寻找水源、矿脉、石油等。常见的方法为，双手各持一个Y形或L形占卜棒边走边向其询问“此处是否有矿脉”，若占卜棒摆动后交叉则答案为“是”，不交叉则为“否”。

随着派恩溪被更名为“石油溪”，喧嚣的小镇似乎一夜之间名声大噪。财富来来去去。命运如风机，如人心，鼓动不停。人们带着狂野的梦想到来，徒留一地的愤怒与疯狂。约翰·威尔克斯·布思^①，在他暗杀总统前，也曾前往彼得罗利亚并钻起一大片尘埃。他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人们变得贪婪而饥渴。地方商人为满足人们的欲望马不停蹄。沙龙、酒吧、赌场、音乐厅，接连建立。富兰克林银短号乐队学会了演唱《石油驰骋》《煤油汤米》和《德雷克上校的波尔卡舞曲》。化妆的女人如明黄色水仙般，光耀照人且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镇上。

这样的小镇是矿洞镇，是石油中心镇，是“安特卫普城”——是那些名字已被老人们遗忘了的，而且也从未被年轻人知晓过的小镇；是一座座一度被油井唤醒的“幽灵小镇”，随后便衰亡至今天的破败之地；是“火鸡市”“帕克城”“斯维尔”“奥利安图姆”，以及挂一漏万的其他。

即使是阿达·蒂博多也无法全部忆起。

^① 约翰·威尔克斯·布思（1838—1865），1865年刺杀美国总统林肯。他在1859年和朋友合伙建立石油公司。1864年，因过度开采导致矿难，布思为此损失巨大。此次投资失败，对其决定刺杀林肯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始
动
奇
点』

THE POINT OF DYNAMISM

2010

※※※

春季里到来的第一辆皮卡，是辆崭新的道奇公羊，挂着得克萨斯州的车牌。卡车在贝克屯北方的乡镇道路上，在用煤坑废料铺成的乡间小道上，在那些路况如同馅饼皮一般脆弱的、从未在地图上出现过的道路上，一路摇曳。道路上满是出人意料的凹陷和转弯，像废弃的采矿小径一般，凹凸不平、狭窄，好似老人的动脉。司机，博比·弗雷姆，是一位长相年轻，实际年龄也不到三十，有着高中橄榄球运动员一般强壮身体的小伙子。荷兰路沿途的居民，无论是费特森、诺顿、齐普勒还是马利斯·比尔，都对他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

“你是推销员么？”在麦基乳业农场的“月月友”牧场旁，他被这么问道。

“不，女士，正好相反。”博比回答。

在拜访克勃·克鲁格的活动拖车房时，博比的第一次敲门并未获得回应。当博比第二次敲门时，克勃坐着轮椅摇到门前，打开门，挥舞着一杆双筒猎枪。博比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博比住在德雷克上校高速公路旁的每日旅馆 211 号房，房间朝东，可以看到清晨的第一缕曙光。一早，博比会在县法院刚开门的时候就出现在那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上还带有洗澡后残留的潮气。他对付那个政府职员——那个人到中年的妇女很有一套办法，能让她像母亲般溺爱他。博比会递给她一份打印好的目录，然后等待着

她带来相应的书册，就是那些记载着产权拥有者信息的官方记录名册。

他总是使用同样的套路。“这里，是您的财富之地。”（说话时，他摘下自己的太阳眼镜，蔚蓝色的眼睛在晨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真诚）在他出示自己的名片并解释自己为何来之后，每个人都会出于礼貌认真地开始听他讲话，除了克勃·克鲁格。

他的说明只需要两分钟，分秒不差。页岩^①就躺在地下1英里^②深的地方，在宾夕法尼亚州还未建立之前，在人类还未于地上行走之前，就躺在那里，早于煤矿，甚至远早于这些崇山峻岭。它有一个尊贵的名字，“马塞勒斯”^③。撒克逊县的岩床下，一条财富之河正亟待开发。

“天然气？”^④人们略带犹豫地反问着，像学习陌生语言时上的第一节课，元音和辅音别扭的组合让单词在口腔里笨拙地翻滚着。那些熟知本地情况的人们灵犀一点就通。一眼不为外人知晓的山泉中总是莫名地起着泡泡。在北鹿跑林里一个叫作“哈夫斯”的地方，蒸汽从石缝间喷涌而出。青少年们常去哈夫斯偷偷喝酒。他们在那里吸着蒸汽，假装被它弄得飘飘欲仙。但“欲仙”这事也可能是真的。

“是被埋葬的财宝。”博比边说边享受着其中的诗意。马塞勒斯页岩是自然界的保险箱、储存箱，自然的宝藏被锁在其中以应对将来的不时之需。现在，我们美国，终于巧妙地找到了那一把正确的钥匙。

“我们会向下钻上1.5英里，然后稍向横打钻。我们会就这么在您那块地的正下方钻上几英里。我们的工作会在足够深的地方开展，您根本不会察觉到我们在那里工作。”

“你想买我的土地？”农夫目瞪口呆地问道，好像博比要的是肺或是肾，要的是他们连上帝也不会给的身体里的一部分。

“不是买，只是租。您可以继续在土地上像往常一样干活。每英

① 页岩，沉积岩的一种。美国开发页岩资源，发现有石油和天然气储存在页岩中，存石油者为页岩油田，存天然气者则为页岩气田，也有页岩油气田。

② 1英里约合1.6公里。

③ 马塞勒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页岩气田，其主要产地包括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西弗吉尼亚州。

④ 页岩气是一种天然气，是指主体位于暗色泥页岩或高碳泥页岩中，以吸附或游离状态为主要存在方式聚集的天然气。

亩^①土地您可以获得 25 美元（不久，100 美元，500 美元，1000 美元）的租金。一旦我们的钻井开始工作，您还能得到些分红。”

一次又一次，他得到同样的反应：“需要我干点什么？”这一次又一次地让博比明了地认识到，他们是农夫——地里刨食，靠天吃饭，永远努力奋斗，不信不劳而获。

“您什么都不需要做，”他说，面带天真的笑容，“签了这份合约，然后就可以坐等收支票了。”

世界不会对宾夕法尼亚的乡间看上一眼，至少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是这样。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它内在的结构总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人们的兴趣。钻穿它，剥裂它，把它放在火上，为了人类的需求，燃尽它。

贝克屯了解个中深意深到骨髓里：这座小镇的名字来源于矿业公司的名字——“贝克兄弟”，而不是贝克兄弟给自己的矿业公司冠以小镇的名。切斯特·贝克和伊莱亚斯·贝克，他们掘下第一铲锹，买下了大片农地，雇用了大量男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那些乘马车或是坐火车而来的茫茫人群。那些男人最初睡在帐篷里，然后，是睡在公司的房子里。男人们的妻子洗着黑色的外套，照看着孩子，用公司的存单买杂货。孩子们长大，工作，结婚，被征召入伍。其中幸运的那些得以回到煤矿上。工会的额定工资率意味着福特、克莱斯勒，以及错层住宅。在萨斯奎汉大道上，商店开张。新建的公共高中有个奥运会规模的游泳池。

当矿井倒塌，一切逆转，像是一部倒映的电影。写着“出售”字样的牌子立满大街。一个接一个，商店熄灭了前门的灯火。矿工们也一样，都随之湮灭，因为黑肺病，或是心脏病，或是单纯老去——这些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下一代、下下一代搬家远去，忘记一切。只有窗户还存留着。假使有人询问，矿工们会指出老旧矿道，指着现已荒芜的空地，说那曾是倒煤、晒煤的场所：贝克 1 区，贝克 4 区，贝克 7 区，贝克 12 区。

① 1 英亩约合 4000 平方米。